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兼殿中侍御史知雜事王桂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祿伯卿紫雲閣學士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三 起屠維單閼盡重光
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興二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 魏收地形志彭城郡彭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

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 掖縣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據

嶺魚力翻帝以峻為鷹揚將軍 安中曹公以命曹洪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守峻為淮陵

內史 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其地當在唐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洲招信縣本漢淮陵縣 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

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 汜音 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

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 樂音 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 曜初即位以勒為大司馬故稱

之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 乘輿音 乘繩證翻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

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為劉石相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

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脩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 范書漢獻帝建安元年郊祀

陽復郊祀上帝八月遷許無郊祀之事或別見他書也晉書禮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

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 按成帝咸和八年始 并地祇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

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 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為言事見 乃止 初蓬陂塢主陳川 蓬陂即左傳之自稱陳

留太守 又守 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

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逃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逃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

石勒浚儀縣屬陳留郡故大梁也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先

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刺史漢主曜還都長安自栗邑還長立妃羊氏為皇后即惠帝羊

羊后見八十七卷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洛音闡為太原王冲為淮南王敞為齊王高為魯王

徽為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

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

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

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太饑

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也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縣諸道前漢屬天水

縣諸水歷縣諸故道北東渭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復扶又翻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江東

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詹自益州刺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

也史還建康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

浚儀逃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挑豹將兵至蓬關逃退屯淮南此淮南郡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

豹守川故城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

郡悉取之段匹磾士衆飢散欲移保上谷晉志上谷郡治沮陽縣秦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

奔樂陵依邵續續樂陵郡治厭次曹嶷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為境勒許之嶷已錄河置戍矣今略勒請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

朝所署朝直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猗從杜曾事始八十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

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廙羊至翻多殺陶侃將佐亮翻以皇甫方回為侃所

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

訪

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郭舒先在荊州

說輸丙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如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枕以

申厚意李翻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賈音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

輒補然後言上時敦患之而不能制魏該為胡寇所逼自宜陽率眾南遷新野魏該自懷帝末屯宜陽

農郡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石生屢

攻之不能克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八

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丞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晉成郡王穎封陛下又王中

山中山趙分也王于況翻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北朝光文配上帝徐龕寇掠濟岱岱泰山

掠濟岱之間破東莞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晉志東莞故魯鄆邑劉昫曰唐沂州沂水

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者為西鄆充帝問將帥可以討龕者於王導將即亮翻

導以為太子左衛率泰山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冠古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郝鑒亦表鑒非才不可

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段文鴛時從其兄匹碑在獸次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

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復扶又翻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

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平趙國廣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

武邑燕國樂陵二十四郡為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以趙國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

多命法曹令史貫志貫姓也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

為律學祭酒姓譜帝舜七友有續牙曰晉大夫狐威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中壘將軍

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勒居食采於續號續簡伯後以為氏威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中壘將軍

晉紀中宗元皇帝

也勒胡人也能禁其醜類不使陵暴華人及衣冠之士晉文公初欲俘陽樊之民殆有愧焉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

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朝直遙翻加張賓大執瀆專總朝政朝直遙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

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驃匹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

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屏必以身帥物帥讀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

貌簡辭令呼曰右族而不敢名史言張賓有大臣之節所以十二月乙亥大赦平州刺史崔琰自以

中州人望鎮遼東崔琰之曾孫琰在魏時爲冀州人而士民多歸慕容容慕容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

不至數所意魔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說輪茂翻句音如字約滅魔分其地誌所

親勃海高瞻力諫遂不從三國合兵伐魔諸將請擊之魔曰彼爲崔琰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

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則四散既無統壹莫

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琰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

國進攻棘城魔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使疏吏翻二國疑宇文氏與魔有謀各引兵歸兵法

合則能離之慕容魔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魔使召其子

翰於徒河翰自愍帝建興元年鎮徒河翰遣使白魔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

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間古覓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

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虞防也備也復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沮在魔猶

疑之遼東韓壽言於魔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情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卒讀猝掎其無備必破之

策也掎舉縛翻偏引曰魔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驍堅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

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

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

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魔出兵大戰按間隙而行故謂魔使其子魃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爲

前鋒統呼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

火焚之將即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皇帝璽即字

虜以示肅臨之以兵肅懼首服首式虜乃遣肅歸謂誌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誌與數十騎

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江翻虜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爲仁以遼東與官府市里案堵如

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肅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

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石鑒事武帝虜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數所撫其

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難乃旦翻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

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介然堅正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以瞻薄虜

不肯委身事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朱該與瞻有隙虜進號龍驤將軍以該勸虜除之虜不從瞻

之故有是言不殺之說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起於東夷

以憂卒初鞠羨既死物羨死見八十六苟晞復以羨子彭爲東萊太守復扶會曹嶷徇青州事見八

三年歲與彭相攻疑兵雖疆郡人皆爲彭死戰爲于疑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疆者爲雄曹亦

鄉里彭與嶷爲天所相亮翻苟可依憑即爲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

郡人以爲不可爭獻拒疑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誌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疑之相

攻林情無彼此疑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比必誌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彭參龍驤軍事

遺鄭林車牛粟帛遺于皆不受躬耕於野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爲表裴疑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

康獻之高句麗季翻數寇遼東如字又音駒麗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

乃還還從宣翻是歲蒲洪降趙郡長安晉書洪載記無年但云曜備號長安洪歸曜故置是年趙主曜

以洪爲率義族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屠直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

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水總註隴山西南降隴城北有松多川蓋松多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

資台通盤

卷九十一

晉紀

中宗元皇帝

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特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氏種之居陳倉南者即仇池楊氏也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

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過桑城又北出門峽又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

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要一遙翻久要舊約也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許之遂相與

追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匹磾奔邵續薊為後趙王勒知續勢孤以石趙為後趙以別之

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厭次城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續以別之遂執

續使降其城從使續降厭次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

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復扶又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

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

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致士人者不過欲使之從已耳吏部郎劉琨聞續被攻被皮言於帝曰北方

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諸續所遣也

卷懿帝建興二年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

降後趙漢主曜改國號曰趙石勒稱趙王同在上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扶

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帥讀洛陽遂空

三月裴疑至建康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容今以疑言始重之帝謂疑

曰卿中朝名臣朝直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疑仕西朝歷中書侍

然少詩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耻復扶又翻獨慕容龍

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

懈體於討賊體當依載記作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謂留江東乃是徇一身之私計歸

棘城則可轉鹿以討賊乃天下之

公義也穀之心蓋以龐可與共功名鄙晉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龐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之君臣宴安江沅為不足與共事而已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韶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

閨月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顗魚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韶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

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喜許記翻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難丁亂翻

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

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與郡唐為河州枹音膚安執楊次於保極前斬之因以

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檀丘在魯國卞縣東

南敗補龕求救於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

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復扶又翻降同勒大怒命張敬據險

以守之據險守龕欲持帝亦惡龕及覆不受其降惡烏路翻敕鑒豹以時進討鑒猶疑憚不進尚書令刁協勸

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碑碑丁特

勝而不設備段文鸯襲擊大破之京兆人劉引客居涼州天梯山武威姑藏城南有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

千餘人妖於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印皆引鄉人引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

州聖斯氏翻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引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引寔令牙門將史初

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考異曰晉書作閻涉趙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引殺之引見史初

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輟於姑臧市及武威郡皆治姑臧縣誅其黨與數百人

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丙辰趙將解

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解戶買翻舊慈由翻下同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

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阿房即秦阿房宮舊基亦謂之阿城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

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眾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

從獄中上表諫爭爭讀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落之名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

左右連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

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

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

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謂帝王之事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

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更上應前日坐虎車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

業彼既得生路何為不降翻降下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梟之梟不

說文曰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彌滿也被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

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于雍城雍城用

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氏羌

十餘萬落據險不服先悉其首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造七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

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

門帥讀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復扶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鋒

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伺相夜勒兵薄食且值

大風塵昏子遠悉眾出掩之生擒伊餘盡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剪面請降被皮義翻剪力之子遠啓曜

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啓開也開陳其事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曜以子遠

為大司徒錄尚書事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作鄧明觀觀古玩及西宮

起陵霄臺於瀉池司馬彪曰瀉池在瀉池也瀉與瀉同下老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

豫和苞上疏諫以為衛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

衛為狄人所滅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村訓農通商惠工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衛以復興自康叔始封於衛至秦始威延祚九百餘年

前奉詔書營

鄴明觀市道細民咸識其奢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言以起一觀之功力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

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謂曹魏蜀謂李特齊又

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深式以銅為椁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

銅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詳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末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

慮也陛下柰何於中興之日昭平新氏之難而自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與音並領諫議大

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朝直又省鄴水園以與貧民豐水出京兆南山東北流注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挑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盛時使千餘人運上臺上時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擔他棄擔而走擔都

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眾豐飽益懼使人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

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水經註漢渠水自中牟東流至浚儀縣分為二水雲獲之

豹宵遁屯東燕城即漢東郡燕縣也後魏置東燕縣屬陳留郡逖使潛進屯封上以逼之

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上封上雍上二縣皆屬陳留郡春秋傳敗數遣兵邀擊後趙兵數所後趙鎮戍歸逖

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先悉馮鐵下同示以禍福遂皆受

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施式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

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其兩屬因以為間時遣游軍偽抄之抄楚明其未

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

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墓在焉下逖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

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童之後以氏勒斬之送

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惡鳥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

晉紀 中宗元皇帝

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父聽河上諸鳩湧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為世備祖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士衆皆為致死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撫遊推鋒越河之心

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衛翻工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

北諸軍事鎮襄陽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為逆至其舉兵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後趙王勒遣中

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帥讀曰龕送妻子為質乞降勒許之勒許龕降力未能取龕耳觀其

下城下縣屬魯國劉昉曰隨於下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詭胡尤峻勅本

族三百家寘襄國崇仁里崇仁里勒所命各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詭胡尤峻勅本

故以官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官門小執法馮翦執法御史之官也

以張賓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法翦章庶綱翦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

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

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選須編翻石勒立國粗有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

為世子蔡豹既敗將詣建康歸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使疏舒夜以兵圍豹豹以

為它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史書王敦

其無君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懷帝永嘉五年帝以敦刺揚

華較杜弼王機杜曾導專機政尚書萬機之本導錄羣從子弟布列顯要用翻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

皆其功也從才用翻導專機政尚書萬機之本導錄羣從子弟布列顯要用翻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

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路翻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

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

分澹如也分扶問翻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史言導所以禍梓流子孫較所以墮遂構嫌

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鑑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

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導錄尚書先見敦疏故封

還之為于偽翻下隗為同

敦復遺奏之左永則承忠厚有志行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

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是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

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承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

朕為惠其勢不遠言當如惠帝受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三州謂欲以叔父居之何如古者同

天子謂之伯父叔父承宣帝之從孫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蜀寇謂

而帝宣帝之曾孫於焉亦叔父也朱熹曰即就也或兵也比必寐翻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

益也復扶十二月詔曰晉宣開基方興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

州之禍其在新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雅素猶言恐非將帥才也將即亮翻承

曰公未見知耳鈗刀豈無一割之用以漢班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

聽之鎮承雖忠有德而才不足時湘上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緩撫甚有能名高句麗寇遼

東句如字又音慕容仁慕容仁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請降龕下同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高居武陵閻曾夜叩府門武陵疑當呼曰

武公遣我來張敷武公武公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

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於下同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日中有黑子陰侵陽而磨蕩之也著作佐

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數所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

善不得不作者須以赦弊故也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詰子產書曰國將今之宜赦理亦如之後趙中山

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詰子產書曰國將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鸯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

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被皮義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扶復

又翻為干殺後趙兵甚衆焉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

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鸯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事見七十八卷故令汝得

至此我寧關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力戰不已鰲色角翻矛長丈八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鮮

馬騷敵自鄆馬騷敵意前執文書文書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礮欲單騎歸朝騎奇奇朝邵續之弟樂安

內史湯勸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臺使晉朝所遣匹礮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

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綰竺等與觀出降觀初觀匹礮見

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勸及虎素與匹礮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勸

以匹礮為冠軍將軍玩辭文書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

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礮不為勸禮常著朝服持晉節著勝久之與文書邵續皆為後趙所殺厥後患匹礮

兄弟與邵續皆被害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楊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難乃尚書令刁協

石勒志趣從可知矣終南山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

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合肥縣屬淮南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

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

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遣隗書曰遺于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

賊本咸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周生謂周顗敦素憚顗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

祿於是乎降若其否也否或則天下求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引莊子大鵬股肱

之力效之以忠貞晉大夫荀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

中書監監匹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

疑以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用兵列陳五人為伍同列也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向者親倚導而今

之思也導或自疑外而與敦同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史言周顗兄八月常山崩常山在常山郡上曲

是謂將來之患也招之遙翻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吳王濞都也雖有才望無引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

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怏怏於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難乃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

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為千為繼王敦父懷異志聞逃卒益無所憚忌周訪祖

逃訪卒而逃離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溫嶠郁鑒諸人已在此朝幸藉之以清大慙冬十月壬午以逃弟

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出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固非姦雄所能逆睹也

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逃之眾約無緩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逃見約志趣異

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

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李產父

慕容偽復扶又翻帥讀曰率間古寬翻十一月皇孫衍生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

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歐數所角翻漚於侯翻久漬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氏曰漚柔也考工

是漸漬之名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期也魏收地形志武鄉郡三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

臺領上有李陽墓有麻池石勒與李陽爭漚麻池也歐於口翻擊也

布衣之恨孤方兼客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

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廿勒欲並驅漢光武光武復南顧不敢遠期十歲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

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酒一宿而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

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考異曰燕書云車騎大將軍平州刺史按晉書載記先拜平州刺史尋加車騎州牧今從之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

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疑遊遠為長史裴魚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

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壽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鄭林不受廆車牛粟帛而廆立子就為世子作東橫

撰與贊同學舍也載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就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得暇者言廆惟於國

記亦東摩號呼廣翻說史言廆之能崇儒鮑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喜許廆從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平郭

高麗建安城古平郭縣也翰撫安民夷甚有感恩仁亦次之拓跋猗屯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

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傳鬱律立見八十九卷怒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健健居幼

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

趙人謂之女國使以惟氏專政故謂之女國史言拓拔所以中衰使疏吏翻

資台通鑑

卷九十一

晉紀

中宗元皇帝

七

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全忠獻公權權判留司御史臺蘇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三百食實封肆佰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十四 起玄默敦牂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求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 璞去年已疏請肆赦皇孫去年十一月生復扶又翻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

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穎川陳述卒 述千璞哭之極哀

曰嗣祖焉知非福也 陳述字嗣祖亦敦府僚也焉於虔翻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朝直以羊曼

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 敦收時望不過用西都諸敦將作亂

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燬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敦怒曰

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 守式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

福自由 隗五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

懸諸軍父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殺道復昌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復歸于亳賴伊尹之訓以圖厥終願陛下深垂三思 三息暫翻則四海乂安社稷求固矣沈充亦起兵於

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

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師六軍以誅大逆 帥讀有殺敦者封五

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

泄邪顗曰不然 顗魚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顗仲狼

晉紀 中宗元皇帝

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敦字處仲狼似犬銳頭白類高前廣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

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

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許卓作公略之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

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說輸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與二年懷帝末嘉元元年論者謂吾懼逼

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復扶又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史言甘卓不如該曰我所以起兵

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魏該之忠果敦遣參軍栢罷

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說輸丙翻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

求扶又翻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悝苦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少詩且新

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

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孔

子蓋善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

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幾居承乃囚栢罷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

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

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春陵令長沙易雄春陵縣本前漢之春陵侯國後徙國南陽省吳

陽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時亦分爲郡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易姓齊有大夫易

立湘東郡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晉梁州刺史鎮襄陽自周訪

澹從贊嗣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劉琨字大連說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

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相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

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今將